



贞

Zhen

落魄少年，
盛世美颜
一梦千年，
爆笑大唐

观

Guan



Big Idler
大闲人

关云

著

起点中文网
阅读量过亿
的高人气作品

海外
读



三辰影库音像出版社

Zhen Guan
Big Idler

贞观大闲人

关云 著



三辰影库音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贞观大闲人 / 关云著. -- 北京 : 三辰影库电子音像出版社, 2018

ISBN 978-7-83000-285-5

I . ①贞… II . ①关…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60433 号

书 名: 贞观大闲人

作 者: 关 云 著

出版发行: 三辰影库音像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媒体村天畅园 2 号楼

出 版 人: 王六一

印 制: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00 毫米 × 990 毫米 1 / 16

印 张: 22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书 号: ISBN 978-7-83000-285-5

定 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目 录

楔子	001	第十一章	卖诗鬻文	110
第一章 贞观你好	007	第十二章	程府夜宴	123
第二章 暂过难关	017	第十三章	美人如画	131
第三章 天降横祸	028	第十四章	憨直权贵	137
第四章 试治天花	041	第十五章	合作买卖	141
第五章 善因善果	053	第十六章	春风得意	149
第六章 李素辞官	068	第十七章	皇庭夜宴	153
第七章 胡家巨变	076	第十八章	东阳买诗	160
第八章 地主新贵	083	第十九章	李父投卷	164
第九章 上学读书	088	第二十章	行宫遇刺	171
第十章 财路与诗	098	第二十一章	身陷囹圄	178

第三十一章	无私奉献	287
第三十章	掳掠进府	273
第二十九章	东阳伤情	266
第二十八章	奏对问策	259
第二十七章	微服访贤	248
第二十六章	无意献策	235
第二十五章	建盖新房	228
第二十四章	恩情折现	211
第二十三章	最后一搏	198
第二十二章	脱困求生	188

第四十一章	官媒上门	345
第四十章	温柔岁月	341
第三十九章	英国公府	337
第三十八章	魔王醉酒	330
第三十七章	当街活擒	326
第三十六章	长安所见	322
第三十五章	开锅酿酒	315
第三十四章	有舍有得	311
第三十三章	避而远之	307
第三十二章	水落石出	300

楔子

冬日凛冽的北风从窗外呼啸而过，某大学的一间小教室外的一株老歪脖树上，光秃秃的几根枝桠被寒风吹得摇摇欲坠，平添几分寒冬的萧瑟。

李素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看着讲台上滔滔不绝的老专家，抬眼一瞥之后，懒洋洋地打了一个长长的呵欠，然后……继续伏首睡觉。

李素并不是大学生，他今年已三十岁出头，当然不可能还是学生。并不算漫长的人生里，他该挨的耳光都挨过，而且，还将继续挨下去。

事实上李素是一名推销员，他推销的是保健品。三十岁的年纪，还只是一个寂寂无名的小推销员，为生活、房租、一日三餐奔波着，说明他这半辈子挨的耳光可能比一般人更多。

保健品这东西算是中国现代社会一道很有意思的独特风景。首先，这东西不是药，不可能治病；其次，只要有正规的工商药监批文，这东西通常也吃不死人，它对身体并没有什么害处。可以说，这种东西是真正汲取了中国儒家文化里“中庸”的精髓，不垢不净，四平八稳。

商人灵敏地嗅到了其中的商机，于是，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各种所谓的保健品大行其道，有的护肝、有的强肾、有的增加免疫等。

这东西的遮羞布很单薄、很脆弱，随便一戳便破，尤其是年轻人，

他们眼界开阔，接受信息迅速灵敏，有很强的分辨是非能力。所以保健品这东西想打开年轻人的市场很艰难，于是只好对老年人下手。

老年人信息闭塞，不擅接受新事物、新知识，年老体弱多病又怕死，再加上奋斗了一辈子，手里或多或少攒了一笔棺材本儿，简直是老天赐给商人们的完美消费者。

李素做的便是老年人的生意。

今日这所大学的某间小教室里，座位上听课的并不是那些年轻的天之骄子大学生，而是五十多位六七十岁的老爷爷老奶奶。

教室是临时租用的，原本也只是一所三流民办大学，花点小钱租用一间教室临时上一堂洗脑课并不难。公司需要大学这个氛围环境，能够让自自己的商品更有科学理论上的说服力，对客户更有信服力。

推销保健品首先要给客户“洗脑”。商人们会请一些所谓的专家来给客户们上课，“专家”们会用各种似是而非的科学理论一本正经地告诉老爷爷老奶奶们，你们的身体很差，你们病了，病得很严重，马上就要飞升极乐了，除非掏钱买我们公司的××保健品，它是长生不老的灵丹妙药，长期坚持吃咱们的保健品，再活八十年应该问题不大，运气好的话，说不定你孙子都活不过你，你绝对有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实力……

李素耐着性子听着讲台上那位“专家”滔滔不绝地“授课”，小小睡了一觉醒来，发现那位所谓的专家才只忽悠了三分之一的内容，下面的老爷爷老奶奶们则聚精会神，眼里闪烁着欣悦的光芒，仿佛找到了通往长生不老的天梯……

李素暗叹了口气，掐指一算，老爷爷老奶奶们的钱包今日可能有劫数……

讲台的侧面，李素的上司，所谓的“区域经理”脸上挂着温暖和煦的微笑，眼神却恶狠狠地瞥向李素，刚才李素懒洋洋打盹的模样显然令他很不满。

李素撇了撇嘴。

干这份工作三个月了，收益不大，每月组里的销售业绩排名他总是垫底，基本开不到单，而现在的推销员大抵是没有保底工资的，收入全靠提成。李素干了三个月，全在吃老本，一毛钱工资没拿。

不出意外的话，下个月经理应该会找他单独聊聊人生、谈谈理想，然后客客气气地请他另谋高就。

他发现自己越来越讨厌这份工作了，他不反对善意的欺骗，但他由衷地厌恶毫无底线的坑蒙拐骗。骗老人的棺材本来买所谓的保健品便是其中之一，这也是导致他业绩几乎为零的直接原因所在。

明天就辞职，再找家稍微有点底线的公司，混保底工资去。李素暗暗下了决定。

李素是个很利落的人，想到就做。

既然决定了辞职，索性不在乎区域经理那恶狠狠的目光，起身整整衣襟，当着所有人的面，旁若无人地朝教室外走去。

所有人的目光全盯着他，区域经理的脸都绿了。

李素却面带微笑，即将跨出教室大门的一刹那，忽然扭过头，环视教室里愕然的老爷爷老奶奶们，笑道：“各位爷爷奶奶，钱包可攥紧了，别被人骗了去。”

教室内一片哗然。

“李素！你疯了！说什么胡话！”区域经理气得浑身直哆嗦，“你……你明天不用来上班了！”

李素无所谓地耸耸肩，转身，出门，留给众人一道潇洒的背影。

不理睬身后教室的吵闹叫骂，李素双手插进裤兜，一步一踱地往外走。

经过一间阶梯大教室，里面有真正的老教授在讲课，下面的学生却大部分没精打采，有的埋头睡觉，有的则专注地垂头盯着自己的裤裆……玩手机。

李素脚步一顿，既然来都来了，索性听听吧，也算是重温大学梦了，

阔别多年，实在怀念象牙塔里的幸福日子呀……

李素闪身从后门悄无声息地猫着腰进了教室，在最后一排找了个座位坐下，安静地听课。

讲台上的教授年已老迈，头发花白，一边讲课一边扫一眼下面昏昏欲睡的学生，目光有些无奈痛惜。

“……历史辩证法，说的是人类历史是一个有规律的发展过程。历史的进程是有着严格的逻辑的，世人都说对历史必须心怀敬畏，历史不容抹杀，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它是已经发生的事情，发生的过程规律有必然因素，也有偶然因素，法国哲学家孟德斯鸠认为，社会发展规律是社会本身所固有的……”

“既然弄清楚了何谓‘历史辩证法’，我们再回到主题，这节课说的是唐朝贞观，贞观是一个什么年代呢？可以说，它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年代，是咱们中国人最扬眉吐气的年代。太宗威服四海，兵锋横扫天下，在古代封建社会，一个国家是强盛或是衰亡，很大一部分是由当朝皇帝的性格和意志决定的。唐太宗李世民，便是一位极具人格魅力的帝王，正因为他的存在，唐朝才会渐渐强大。各位同学试想，如果武德九年，息太子李建成，也就是李世民的哥哥在玄武门设下埋伏，真的杀死了李世民，李建成即位为帝，以李建成的性格，唐朝在他的带领下将会是什么命运呢？”

老教授笑了笑，接着道：“我知道同学们都喜欢看一些历史穿越类的小说，作为历史老师，我也看，现在的年轻作者很有意思，他们把主角设计成穿越到古代的现代人的，然后用一己之力改变王朝的命运，改变历史发展的轨迹。从科学的角度来说，所谓‘穿越’的想法其实是不严谨的，不过，却很有创意，给我们学术工作者提出了许多新奇的研究方向……”

老教授的笑容渐渐敛起，表情有些严肃。

“历史，有很多种可能，但历史，却只能有一种结果，这就是历史辩

证。下面，我们继续来说说唐朝贞观……”

李素聚精会神地听着课，渐渐地，脑子里有些浑噩，不时闪过一些荒谬的念头。

历史，果真不可改变吗？如果改变了会怎样？如果改变延续到千年以后，我还是我吗？还是那个三十岁仍一事无成的推销员吗？或者说，我也和改变的历史一样，走向另一段完全不可测的、不一样的人生？

下课了，这些荒谬的念头仍在李素的脑海里回荡。

回到家里，李素没有打开电脑在网上求职，而是钻进了床底，费力地拖出一个大纸箱，纸箱多年未曾开启，上面却一尘不染。

李素是个很爱干净的人，简直干净得有些变态，眼里容不下半粒尘埃。

打开纸箱，翻翻找找半天，李素找到了想找的东西，一册大学时附庸风雅而买的《新唐书》。

书几乎是新的，当年那么多闲暇的时光里，李素却从没认真读过它，只是用它来泡学妹。捧一本深奥难懂的史书显得自己有文化、有学问，增加一点泡妞成功率。

讽刺的是，已过而立之年的他没钱没权没工作，混到如此凄惨的地步，却重新捧起了当年的书本，鬼使神差地打算读一读这本深奥难明的史书。

或许，今日那位老教授也给他洗脑了吧，不然为什么一整天脑子里想的都是唐朝啊，贞观啊，辩证唯物主义啊什么的……

沉下心来，李素翻开了书，一股浓郁的厚重沧桑之气扑面而来，字字句句述说着这个王朝的兴亡盛衰。

时间渐渐过去，李素沉浸在史书里，专注地看着每一行字。

读到书中“太宗本纪”一节，“盛哉，太宗之烈也！其除隋之乱，比迹汤、武；致治之美，庶几成、康。自古功德兼隆，由汉以来未之有也。”

李素掩卷阖目，轻轻叹息。

“历史，有很多种可能，但历史，却只能有一种结果……”

老教授的话仿佛仍在耳边回荡。

李素喃喃叹道：“果然是个壮丽辉煌的年代啊！如果我活在那个年代该多好……”

说完，李素渐渐有了困意，于是和衣朝床上一倒，很快便睡得深沉。

他做了一个梦。

一梦千年。

贞观你好

李素在挨揍。

一根黑紫色的藤条抓在李素他爹的手里，被抡得虎虎生风，劲气四射，颇具万马军中斩上将首级的气势。一记藤条挥下，狠狠地落在李素的屁股上，发出啪的一声脆响。

李素痛呼，奋起自救，三两步躲开骤雨般落下的藤影，围着家里唯一一张破旧桌子和老爹左右周旋。

“瓜屙，给我站住，抽不死你！”老爹喘着粗气，恶狠狠地瞪着李素。李素当然没站住，隔着桌子叹气：“爹，能讲道理不？”

老爹冷笑，他是典型的关中汉子，能动手尽量别吵吵。

“讲道理我嘴笨，今儿就想抽死你！”老爹说完狠狠又舞了几下藤条，破空之声令人色变。

父子俩围着桌子不依不饶又转了几个圈，战况陷入僵持。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李素决定打破这个僵局。

“爹，你若觉得我哪里做得不对，就不能直说吗？”李素无奈地试图跟这个不讲道理的老爹讲道理，语气很真诚。

老爹怒哼两声后，脸色稍有缓和，儿子像泥鳅滑不溜手，半晌下来他也追累了，现在有点借坡下驴的意思。

“直说了你会改吗？”老爹的目光里露出几许期待。

“当然不会，我是怕你憋出病来……”

父子二人顿时陷入短暂的寂静……

片刻之后，破旧简陋的小屋内爆发出山崩地裂般的咆哮声，字正腔圆的关中腔。

“受死吧，瓜屙！”

李素终于从家中夺门逃出，高一脚低一脚地走在乡间田陌上。

不时有同村的庄户汉子擦肩而过，朝李素露出笑容，笑容里的意味令他恨不得用鞋底子扇他们的脸。

田陌的尽头是一个小山包，山包上种着几株合抱粗的银杏，山包旁边正是闻名关中的泾河。冬日的泾河上漂浮着一块块薄冰，静静地随波逐流。

李素站在河边，默默看着流淌的河水，心情有些郁卒。

今日挨揍的原因一点也不复杂。

大早上起床去井里挑水，准备将家里的水缸注满，挑了几桶后，李素忽然看见水缸中自己的倒影——这年头穷苦人家三餐难继，铜镜这种东西不可能买得起。看见自己俊秀的脸庞随着水波悠悠荡漾，李素不由得看呆了，他发现自己很帅，不仅帅而且白，要命的是，居然还有一股子忧郁的气质……

无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看见如此惊为天人、赏心悦目的帅哥，谁会忍下心只看一眼？

于是李素看了第二眼，第三眼……

这一看便是小半个时辰，李素深深陶醉在自己英俊的容颜中不可自拔，浑然不知坐在门槛上的老爹那张老脸不停地抽搐……

寒门庄户人家，出了这么一号不要脸，不，太要脸的货，老爹怎能不勃然大怒？于是抄起离他最近的藤条，待将这孽子大义灭亲击杀于杖下。

老子揍儿子，无论从哪个时代来说都是天经地义。这种毫无道理的

天经地义的事还很多，比如“阴天里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又比如“棍棒底下出孝子”，还比如“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

看看这些流传了不知多少年的混账话，孩子招谁惹谁了？

就算老子揍儿子真的天经地义，但……李素来到这个陌生的时代才三天，十五岁的躯壳里藏着三十多岁的灵魂，更重要的是……他和现在的爹根本不熟好不好！两个陌生人相处，哪怕做不到相敬如宾，也不能悍然下此毒手啊。

没素质！

大唐贞观十年，这是个壮丽磅礴的年代，六年前，李世民用刀剑和血光洗尽了当年渭水之盟的耻辱，活擒了东突厥的颉利可汗，大唐兵锋终于渐渐露出了令人不敢直视的锋芒。

也是这一年，意气风发的李世民失去了挚爱一生的长孙皇后，这个古往今来正面评价最高的女人，以一生的贤良温婉形象，完美地在世人眼中谢幕。

这一年的冬天，李素来了。

村子并不大，只有一百多户人家。它地处泾河下游，属于泾阳县所辖，离都城长安很近，只有六十里左右。村子以前没有名字，最初是一百多年前的南北朝时期，从遥远的北方躲避突厥人的屠掠而迁移过来的人家，运气好找到了泾河河畔这块富饶的平原，两三户变成十几户，最后一百多户人聚住在一起，几位德高望重的宿老碰头商议了一下，给村子取名叫“太平”。后来隋朝一统，结束了乱世，太平村的名字也被官府正式载入册籍，这个名字一直延续到如今的大唐贞观。

躲避战乱的百姓心里，有什么比“太平”二字更重要？

河边搬了一块光滑的石头，李素将石头表面细细的灰尘拂了又拂，直到石头彻底干净了，又蹲在河边使劲洗手，做完这一切后，李素才坐在石头上发呆。

脑子里很乱，他依然不适应现在这副年轻的躯壳，总觉得浑身别扭。

无可否认，这是一具健康的身体，年轻，有朝气，可以肯定没有抽烟酗酒贪色之类的坏毛病，除了稍微有点瘦弱，比他前世那被烟酒美色掏空的身体不知好了多少倍。

然而，终究还是太陌生啊。

从自己的身体，到触目所及的一草一木，再到整个看来比原始社会好不到哪里去的纯农业社会，在李素眼里陌生得仿佛在梦境中一般，自己似乎只是一个过客，冷眼旁观世间的一切悲喜。

沉浸在复杂的思绪中，李素不知在河边坐了很久，直到渐渐暗沉的天色笼罩在苍穹之下，李素终于醒过神来，抬头看着天色叹了口气，然后站起身。

虽然摊上这么一个没礼貌、没素质的老爹，但终究是父子相依为命，总不能把他饿死。

不情不愿地回到家里，李素小心侦察了一下敌情，发现老爹和衣卧在床榻上，不知睡没睡着。

李素的爹当然也姓李，名叫李道正。很奇怪，寻常庄农汉子竟有一个如此有内涵、有文化的名字。这是个很大的疑点，李素一度怀疑自己的出身一定是富贵至极，只不过老爹和那个显赫的家族为了考验他的品性，故意带着他住在这个贫苦潦倒的庄户人家里，只等他完成“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等诸多考验后再把他接回去享受荣华富贵，从此过上带着狗腿子调戏庄户人家女儿的美好日子。

三天后，李素发现自己真的想多了，美好憧憬的破碎令李素泪流满面……

这是一个破败的家，很穷、很苦，可以用“家徒四壁”来形容。

简陋的床榻，破旧的矮桌，一具用来耕田的破犁头，还有一个磕破了边的铁锅，两只陶碗和两双筷子……这些便组成了一个家庭的全部。

说实话，李素真觉得老爹应该好好反省一下自己，为什么一个快四十岁的男人会混得如此失败，就这点家当，似乎连路边的叫花子都能

挺直了腰杆在父子二人面前充大款了。

家中没有女人，据说母亲生李素时难产去世，从此父子二人相依为命，老爹也没有再娶的想法。想法可能有过，不过家里这凄惨的光景，再加上李素这个十五岁高龄的拖油瓶，怕是没有女人愿意嫁过来吧。

真的应该感谢老爹，没趁李素襁褓之时把他这个拖油瓶扔井里去然后再娶，足可见庄户汉子是多么的仁义厚道。想到这里，白天挨过一顿揍后的怨气莫名消去了不少。不消也不行，毕竟是他的亲爹，把他扔井里报复未免太没礼貌了……

端着一只陶罐，李素叹着气走到米缸前，开始准备做饭。揭开米缸的盖子，李素的脸色变了。里面空空如也，一粒黍米也找不到。

贞观十年，关中旱，粮食欠收，虽然官府和主家将粮租一降再降，庄户人家还是食不裹腹。李世民领着满朝文武在太极宫前焚表祭天，哭着喊着求老天给个面子施几滴雨露，求到动情处君臣一千多人号啕痛哭不已。

皇帝是天子、老天爷的儿子，但李世民很可能是老天爷家隔壁王叔叔生的，所以老天不打算给李世民这个面子。

这也就直接造成了春播还没开始，李素家已断了粮。

站在空荡荡的米缸前，李素的脸色阴晴不定。

“我生得如此英俊白净，家里却断粮了！”李素脸色难看地喃喃自语。尽管两者毫无因果逻辑，但这就是李素现在的心情。

活了这么久，李素终于遇到了粮食危机。这就是穷人的无奈，生存已成了最大的问题，李素的上辈子过得很富足，他从来没尝过挨饿是什么滋味。

滋味果然不好受。

李素觉得自己应该算是个聪明人，聪明人总用最简单有效的办法解决最棘手的麻烦。于是李素决定用简单有效的法子解决肚子问题。

李道正仍和衣卧在床榻上，头朝里背朝外，弓着身子像只大虾米，

甚至发出不大不小的鼾声。

“心真大……”李素有些羡慕老爹。

理论上来说，这个时候应该是老爹愁眉苦脸四处找米下锅，而李素，这个才十五岁的孩子才应该无忧无虑躺在床上发出鼾声。现在这种家庭氛围很不正常。

李素很不客气地将手中的空陶罐敲得当当响，噪声很快打乱了李道正的鼾声节奏，随即鼾声停止，呼吸加重。李素眼角跳了跳，这是老爹要抽他的凶兆。

于是李素急忙道：“爹，家里断粮了。”

“嗯？”李道正没起身，只是转过头看了李素一眼。

“屋里么粮捏……”李素只好重复了一遍。

李道正又嗯了一声，继续头朝里背朝外，咕咕噜噜地道：“尻娃，么粮饿一顿么，明儿额再去史家借点粮（没粮饿一顿，明天我再去史家借点粮）……”

李素：“……”

多不负责的爹啊，李素很想找身体的前任取取经，求教一下这十五年他是怎么活过来的。

“饿一顿？”李素不大满意这个答案。

摆了个不胜凉风般柔弱的造型，李素眨巴眼睛注视着老爹：“我还是个孩子啊……”

这次李道正连头都懒得回了，背朝着他甩了甩手，标准的赶苍蝇动作，然后，继续睡觉。

来到唐朝三天了，李素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

一个家庭里如果老爹不靠谱，那么当儿子的一定要靠谱。所以李素决定让自己做一个靠谱的人。

现在已是晚上，村里人睡得早，村子里一片漆黑寂静，偶尔只能听到一两声狗吠。